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编

· 中册 ·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长篇扬州评话 一

黄俊章 口述
吴林森 方范 整理

黄俊章 口述
吴林森 方范 整理

· 中册 ·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八宝珠

长篇扬州评话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窍珠/黄俊章口述;吴林森,方范整理;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81130-546-3

I. ①八… II. ①黄… ②吴… ③方… ④镇… III. ①评话—中国—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963 号

八 窍 珠(中)

口 述/黄俊章

整 理/吴林森 方 范

编 者/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责任编辑/吴小娟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ujs.edu.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54.5(全三册)

字 数/1 0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546-3

定 价/158.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八窍珠》编委会

主 任：周文娟

成 员：张志耕 马建中 殷国平 孙小梅
顾雄林 周连锁

主 编：周明磊 吴林森 方 范

副 主 编：金璐明

编 审：罗戎平

编 辑：吴 云 怀 悦 刘燕平 张 祯

审 校：周 旋 张翔龙

文字统筹：秦 露 汤小娟 周彤云

插 图：安有芳

口 述：黄俊章

整 理：吴林森 方 范

记 录：徐 伟 王礼刚 金基厚 李德柱
赵 珊 孙 叶 章 瑀

目 录

第十五回	九对交锋分胜负	半截天王下教场	001
第十六回	没牙虎活撕殷盖	祝文魁花轿完姻	017
第十七回	贺天如巧遇熊章	皇甫举计救任迁	034
第十八回	翻监劫狱救英雄	黄河渡口暗行刺	060
第十九回	祝文魁进京赶考	梁彦山埋没英才	076
第二十回	义书童替主赴死	九夫人感恩报德	097
第二十一回	恶豪啰火烧寺院	梁彦山归家理事	121
第二十二回	双行刺误中机关	两兄弟离开相府	141
第二十三回	贺天如智杀傅景	方公府烧香求签	167
第二十四回	俏才郎巧遇梅玲	没牙虎赶到北京	194
第二十五回	焦老太三探相府	说准书打动夫人	212
第二十六回	众英雄营救祝贤	范相府定计报仇	233
第二十七回	邬文华当堂作弊	孟忠弼奉旨回都	259

第十五回 九对交锋分胜负 半截天王下教场

杭州魏祝争亲，教场比武。九对交锋，打得紧张激烈。

这里最着急是哪个？帐篷里没牙虎焦氏老太。老人家手持一根竹杖，正在望着教场上双方动手的情形。望到这个地方，老人家一急，两只手用劲一勒，再用劲一勒，把个手抓地方的竹子整个勒碎了，勒散了，成了竹屑子。竹杖分成三段，掉在地下。你把手放下来吵，老太根本顾不到这些。两只手还抓住，好像还抓住这根竹杖呢。望住马路上头，头直摇，冷汗都急出来了。

什么玩意头？这马路上有一对似乎要分出了胜负，而且是她自己的儿女。不但败，而且要送命。不但送命，就连没牙虎，天大的本事，就是长出两只翅膀，飞到马路上去救也不行，时间来不及了，如果她来得及救，她也不会急成这种样子。

究竟是哪一对？马路交锋第六对。党文龙和她家姑娘金翅鸾这一对。不用问都晓得，金翅鸾姑娘败。打到这个时候，金翅鸾姑娘怎么败的，大概本事不及党文龙？哪个说的？要谈到本事，二姑娘绝不在党文龙之下。那她怎么败的呢？不能怪，哪晓得党文龙、党文虎两个王八蛋，满嘴的脏话，手底下打住，嘴里面还不断地吃豆腐，讨两个姑娘的便宜。三姑娘年龄小，她还没有怎么懂事呢。你说你的，详如你放屁，而且三姑娘的性格比较强硬。二姑娘为人忠厚老实，打住打住，脸上是满脸通红，越打越不想打了。二姑娘又吃亏的一点，才出场的时候，她家母亲焦氏老太关照的那些话，你们年纪小的，败家来我不怪你们，你们以后还可以用心学本事。老太不关照这几句，二姑娘坚决不敢败，她不敢败，今儿个还没得苦吃。咬住牙跟党文龙打，最后会取胜的。所以说老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生怕两个小姑娘吃亏，多关照了几句，今儿个还就吃了亏。所以二姑娘想到，这有什么打头呢？我

在此受他羞辱，不如败吧，家去母亲又不怪我。两个人面对面动手，你说败，爬起来就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家就在你迎面嘛，二姑娘手底下招住着党文龙的拳脚功夫，两只脚就朝后遁了，想从马路边遁了。只要到马路边上，一蹋平地之后，转过身来，几个垫步，从中跳出，就可以回转直跑了。

党文龙这个王八蛋，以为二姑娘本事不行，败了想溜了，甩开双拳，把二姑娘围得更紧了：“女娃子，你不要走呀，跟我回去做老婆。”他围得更紧，二姑娘就退得更快，已经到马路边了。二姑娘只要能翻过身来，就没得事了，人到了马路边，三寸金莲，鞋弓脚小，退到了马路边，稍微大了下意，人只有前眼没得后眼，右脚脚后跟被个东西绊了下子。什么东西？一块砖头角。这马路上哪块来的砖头角？这个教场，几百年来，年久失修，大部分东西都损坏了，在建的时候，这些工匠为了点缀这条马路，和两边平地操练兵马的地方分割下来，就在马路两边，一路到头，再来修了排砖头，这些砖头，三角形尖子冒在外头。

二姑娘退下的时候，独巧就碰到了这个砖头角。二姑娘只注意到招架党文龙的拳脚功夫，这脚后跟就被这砖头角一绊，二姑娘一声喊“哎呀喂”，便仰面朝天，跌倒在地。

看到二姑娘人身体往下仰，党文龙喜出望外：“女娃子，跟我结婚做老婆啰。”低头哈腰，双手伸出，认定二姑娘胸前就是一把抓。

老太有数呀，我自己的姑娘怎能受此凌辱？二姑娘肯定一死而已。果然不错，党文龙双手往二姑娘胸前抓来，二姑娘眼睛一闭，牙一咬，宁碰死了也不能受党文龙污辱，因此老太才急成这样子，但是一点办法都没得。

百姓们齐声喊“不好”，气都喊得憋住了。紧张呀，一个个眼睛睁得多大的，嘴张得多大的，盯住望住，好不好。哎哟，这个姑娘打得这么好法子，怎么就跌下来了？跌下来马上就沒得命了，而且党文龙这个畜生还伸手去抓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只听到有个人高声喊道：“喂，爵主吩咐，你抓住女孩子，生擒活捉送给爵主，重重有赏。打死了，以命抵偿。”

这是哪个？原来就是那个魏川的家丁。他一望，沒得命了，党文龙要出手了，他要是把姑娘打死了，我就要抵命来。所以赶快吼一声。

他这一声吼，你党文龙随他去吵，他喊他的，你把姑娘抓过来再说吵。哪晓得畜生正在一团高兴，准备来抓姑娘，听到这一声喊，他把手停下来了，扳过脸来朝看台上把魏川望望。人家说色胆大似天，这句话一点不假。他家弟兄六个，一个老婆都沒得。这个老婆弄不到手就惨了，我不睬你，我抓过来再说。党文龙呀，你要抓，就趁刚才一口气，一气呵成，低头就抓。有了这么一点时间，耽搁了，你再想低头抓，就靠不住了。

什么玩意头？党文龙才把脸转过来，准备再低头抓。头还没有低得下来，就在他迎面，有个东西打得来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按照实际来说，应当叫石灰弹子，不过打了以后，会朝开扬，所以又叫扬灰弹子。哪块打得来的？还有旁人呢嘛，紧在旁边的小猿猴皮登。

皮登就在此处，突然看到二姑娘败下来，党文龙伸手来抓，眼看二姑娘性命难保。就把膀子一抬，石灰弹子拿出来了，总在黄豆大小，这个里面就装的散装的石灰。打人打什么地方？不打旁的地方，专打两道眉心中间横的那块地方。打上去之后硬碰硬，两个胶囊就炸开来了，胶囊这一炸，里面散装的石灰顺风飘，就进入人的眼睛了。

皮登这颗石灰弹子打中了。这弹子练就的准头呱呱叫，百发百中、不偏不歪，正中党文龙两眼、眉骨中间。这个地方一打一炸，散落的扬灰一碰，进了党文龙左右两个眼睛。啊呀呀，两眼又痒又疼，就回首来揉了。外行没得经验，你不揉不要紧，越揉越要揉，他这块就忙着揉眼睛了。

二姑娘睡在地上，看得清楚，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她便朝起一站，这朝起一站，可不是老太教给她的本事。为武的在此情况下，不要忙得朝起站，因为你这个人要站正了，站好了，那倒不要紧，那是实的。如果你站了一半，人还没有站定，你还是个虚的。你晓得人家眼睛是什么玩意头？照样只有一点灰心子，一抹都没事了，你才要朝起站，人家一脚蹬，又把你蹬倒了。这时候要紧的不是朝前站，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睡在地下散手散脚，赶快摆个架子起来。只要有了架子，党文龙再想来攻，那个就不怕他了。

二姑娘就地在滚，滚身过来之后，拿自己的左膀撑在地下，左手托住左腮，左腿笔直，右腿环在裆下，右手做成拳头放在自己胸前。这个架子是醉八仙拳最难挡的一招，叫“何仙姑懒睡牙床”。

二姑娘把架子变好了，看党文龙还在那块揉眼睛。那就不客气了，二姑娘把环在裆下的右腿朝起一悬，把自己身体微微向上抬了一点点。姑娘人家个子小，怕够不到，稍许把身体抬了一点起来。右脚，小脚尖子，认准党文龙的裆下，撺起来一脚。

可怜党文龙，嘴里不知喊的什么，仰面朝天，裆下鲜血直流，嘴再一歪。他朝下这一跌，二姑娘就势，手这一撑，人就站起来了。

人站起来，把右脚伸出来，打算踢在党文龙身上，加上一脚，准备要他的命。把腿抬起来，正准备加上一脚踩，不对了，我姑娘人家何必叫他一命二死？畜生已经送了命了，何必再加上这一脚呢？

不过二姑娘感到奇怪呀，是我跌下来，他伸手来抓我，应该我送命，他怎么不抓了？把手收回头揉眼睛呢？他如果不把手收回头揉眼睛，我是一点点个办法都没得。今儿个该派是我死呀，现在反而变成他死了，这是什么玩

意头吵？二姑娘弄不懂，望住了尸骸入神。

只听到背后有人高声喊道：“姐姐，有人来了。”哪个喊的？三姑娘银翅鸾，银翅鸾正在与党文虎较量。在旁边，党文龙送了命了，看到哥哥死，他再坏死了也是自家同胞手足呀。党文虎把三姑娘朝下一丢，蹿步直奔二姑娘背后，就准备代哥哥报仇，要二姑娘的命。

银翅鸾跟了过来，稍许迟了一步，没有能够赶上，拦不住了，生怕姐姐吃亏，赶紧招呼一声。

党文虎人到后，把双膀一伸，认准二姑娘腰部一个玉带围腰，一把抱。准备把二姑娘抱回来，摆弄一番，再要她的命。

二姑娘听到妹妹喊的声音，晓得有人来了，是从背后来的，用一招什么东西来对付他？二姑娘聪明，我随你来的什么人，背后怎么来对付，我自己先把我站的地方让开就对了。二姑娘听到喊声，就把小脚一踮，飞身向前丈把远。

党文龙一把抱空了，没牙虎焦氏老太三个姑娘，就数三姑娘性情最为泼辣，她紧紧跟着党文虎，党文虎伸手来抓二姑娘，三姑娘也动手了，右手对准党文虎右边嘴巴子，“啪”一个嘴巴子，三姑娘动手辣手辣脚啊，手掌捺在他右边嘴巴子上，而且用劲，向上一推。

这一推，党文虎怎么样？半边嘴巴子玩得翻起来了，两排牙都齧在外面，变成齧牙鬼了，鲜血直流，疼痛难挨，党文虎人朝下跌，他才跌下来，人还没有完全落地呢，三姑娘来得更快，左腿笔直，右腿抬起，朝党文虎的裆下一脚踩，等他跌下来人落地，正好三姑娘一脚踩到了，正踩在他裆下，三姑娘把党文虎打死了。

两个人下来，准备等着再与人动手。还要你们等？台上党家兄弟还有三个，党三当时打花轿，一个膀子受了伤了，你好好地养伤吵，一天到晚在酒上用功，色里陶情，到今儿个膀子都没有好，他是不能动手了。党五、党六见哥哥们送了命，二人不等魏川同意，就准备代两个哥哥报仇，金翅鸾、银翅鸾也就准备再打。

还准备再打呐？教场里老太看到金翅鸾反败为胜，已经把个气平下来了，手一招，把竹屑子摔掉了。这根竹杖没得用了，这趟教场比武之后，再办一根。她不是要这根竹杖，这装佯其相离不开竹杖哎。看看两个小姑娘，一个个不但反败为胜，而且一对结果二对。呵，你们两个小东西啊，还想再打？刚才就差把我老命玩得了，再让你们两个人打，我担不了这个心思。来来，关照两个老婆子出去，让小姐回来休息，你们出去打吧。

两个老婆子一声招呼，姐妹两个听说母亲喊了，让她们家去，不敢违命，掉脸回头。这回子，两个老婆子迎上党四、党五，四个人斗成两对。不过这

个两对，一直打到教场比武结束，都没有分胜负，这就不在教场比武十对当中。

两个姑娘进了帐篷，赶紧走到老太面前：“女儿给母亲复命”。“女儿给母亲交差。”

老太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恨不得把两个姑娘放在怀里抱抱惯惯才好。本来要败、送命的人反败为胜，而且两个人完好回来：“女儿乖乖，赶快坐下来，上茶上点心噢。”

此刻老太喊了个庄汉过来：“你代我出去，就在帐篷旁边，有个少年人包裹扎在腰间，你代我向他打个招呼，救命之恩必须当面相报。这时候教场比武正在忙着，我没得时间跟他讲话，请他教场比武后不要走，我要把他请到天官府，当面报答救命之恩。”

庄汉过去跟皮登这一说，皮登一听，这个老太太什么本事呀？我敢说句大话，刚才我用扬灰弹子打党文龙的时候，我左右隔壁的百姓，都没有看得到，没得一个人晓得，她坐在老远的帐篷头，倒看得清清楚楚。打招呼要给我报恩？我仗义救人乃泛常之事，还要你报这个恩吗？老实说，这个都不在话下，不过老太太，我不会走哦。

皮登说不会要报答的，那他为什么不走？皮登心里想，老太太，我今儿个看出来了，你们这一家子，都是呱呱叫的好本事，马上到了天官府，我不要你们报恩，但我有一桩困难的事，你们能不能帮帮我的忙？什么事啊？我这个聊城牢里有个人没得人救，你们帮我把这个救出来，就算两清了。

所以皮登仍然在此处。那边魏王府的人过来把党文龙、党文虎两具尸骸拖到旁边空地上，捡两张芦席，朝上一盖。

这两对分不了胜负，时间不长，马路上的百姓又吵嚷起来。又是两对分不了生死了。

怎么又是两对？都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来的，就是最后出来的大禅师智广跟弼影。二人打到这个时候，智广再把面前的王宏望望，你这个倒头本事，我跟你有什么打头吵。我就是皮你，闹得玩，弄到这时候也对得起你了。老实说，我跟你们不能比哎，我马上还有要紧的事，要到五台山。算了，把他打死了我就走吧。说把人家打死了就打死了，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事，旁人为难，大禅师容易得很，想到要王宏的命，掉脸换气的时候，哗哗，大肚子又出来了。

这位大禅师，从来不系裤带子，他没得办法系裤带子，才把裤带子系上去的，回头跟人动手较量，大肚子朝上一拎，这裤子不要掉下来呀。你就是出家人嘛，裤子掉下来也难看嘛。不用裤带子，用的什么东西？很简单，穿的背带裤子。这时候大禅师又把肚子放了下来，捧着：“孽障，听着，速速过

来领死。”

王宏一望，这瘟和尚就跟变戏法差不多，大肚子又出来了嘛，于是朝前一冲，一拳对着大肚子就打过去，劲道太大，拳头整个进了大肚子。

王宏一拳朝前送，大禅师把大肚子两块皮往前一推，哎，正好迎上这拳，膀子进去小半条。

大肚子旁边两块皮，运用吸石功，王宏打算把膀子往回收了，还收呐，扳摇也不得动呀。不要说一条膀子，千斤重的石板，吸在肚子里还没得动呢。大禅师吸着不断运动，王宏哇啊直喊，先喊喉咙还是蛮大的，越喊喉咙越低，眼睛直翻转，鲜血直流，嘴里舌头都朝外拖了。

大禅师正准备想办法要他的命，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喊。“师兄，孽障来了。”

哪个喊的？弼影长老喊的。哪个来了？田虎来了。田虎跟弼影长老动手，这刻看到兄弟王宏不行了，膀子已经被大禅师吸在大肚子里，直到一点招架功夫都没得，喊的声音越来越低了，便丢下了弼影，朝智广禅师背后来，准备来救兄弟。

田虎到底武艺高强，人到智广禅师背后，把膀子朝前一抬，把右手朝前一伸，在脑勺后面，连衣服连皮带肉一把抓。“哎”，抓住了就用劲勒，你再用劲勒死了，大禅师怎么样？就跟没觉得一样。

好哇，要死了，我用上这么大的劲，他一点也不在乎吗？

还想再想办法对付大禅师，还让你再想办法吗？弼影长老到了后面了，他跟住来的。弼影长老到他背后，把右膀子一抬，右手在田虎后脑勺连皮带肉一把拎住：“孽障！”

田虎抓人家和尚，人家和尚不买账。现在大禅师抓他，受不了了，周身都麻了，浑身都不行，手上一点个劲都没有了，就把膀子松下来了。他把膀子朝下顶，弼影长老把左手朝外伸，在他屁股头上，连衣服带皮肉一把抓，“哎嗨”一声喊，把他这个人举过头顶。他才把田虎举起来，禅师也晓得王宏不行了，右手再抬，把他的前衬领子一把抓，右手在他肚腹上面连皮带肉带衣服一把抓，把吸石功朝下一放，把他这个人的一条膀子腾出去。“哼哼，哎——”左手抓住王宏肚腹，“嗨”，又举起来一个，随即两位大禅师就将田虎、王宏两人头对头猛地一撞。

顿时两个人送了命，两具尸骸马路上面一摔。智广禅师面对王宏的尸骸，弼影长老面对田虎的尸骸，合掌当胸，念经。

把人打死了还要念经？这就是和尚的玩意头。一通经念完，两个人到了西北角，把拜垫子拾起来，再往高处一撂。“列位让开，洒家走了。”

“大家让一下子，两位大禅师走了。”弼影长老在前面端住禅杖，智广禅

师在后面挑上高肩担。二人就此离开教场，天竺山不去了，就回五台山去了，他们原来就是这样打算的。

马路上面，九队交锋，眼看四对分出了生死。魏王府把王宏、田虎尸体也拖走了。

马路上面，又有一对分胜负了。这一对打的时间不长，但却是最紧张、最激烈。那就是张雄和贺天如一对。

这一对打得最紧张、最激烈，张雄想要代兄弟报仇，想不到对付一个矮子，一点办法也没得。急得眼角裂开，鲜血直流。

不过，呆老爷此刻也哇呀呀直喊，也没得办法，没得办法进人家的门。黑球子直滚，周身上下，想进门但做不到，人家张雄把浑身上下保护得定定的，没得让你进门。眼看两个小姑娘取胜，才出来的两个大禅师，也胜了，呆老爷更急呀，我今几个教场比武，准备打死他家若干的人，今几个连一个吊死鬼都打不死。

唉，要是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一声到这时候，一急，人就乱了，一乱，反而要坏事。这个呆子他呆啊？他孙子才呆呢。你要把他当呆子，就要吃他的苦，上他的当了。他越是急，他越是有办法，应了一句俗语，叫急中生智。身子滚住，心中想住，我没得进门，到哪里取胜呢。那怎么办？有了！呆子我真呆呀，打到这时候，我猴拳还没有全部用光呢。

猴拳还有？还有，但是不多了，还剩最后一招，也就是猴拳中最厉害的夺命一招。什么东西？这里有个名称，叫“飞沙遮日月，入洞去偷桃”。

怎么讲？原来啊，猴子聪明得很呢，满园的桃子熟了，要想进园子偷桃子吃，而人家园丁在那里看得定定的，你到哪里偷得到？猴子就在桃园的上风，把沙灰扬起来，沙灰顺风飘，把园丁的眼睛整个迷起来了，园丁看不见了，它们就成群结队进来偷桃子吃了玩了。

猴拳就是跟猴子学得来的，这最后一招，便是夺命的一招。三呆子想到这一招，就想摘张雄的桃子。

张雄哪块来的桃子？裆下便是两只桃子。呆老子想到这一招，坏了。只是想是想到了，但是用不起来。怎么用不起来的，前面有句话，叫“飞沙遮日月”，你要用灰沙把园丁的眼睛迷起来，才能偷到桃子。打猴拳的人，既有这一招，事先就要有准备。这呆子应该随时准备五毒飞沙，这贺天如有没得？有！他既学猴拳，怎么没得呐。这呆老爷，他不是真呆啊，叫作粗，不问小节，什么事情，大来大去，衣裳到处脱，到处撖，装五毒飞沙的那件衣裳，都不晓得撖到哪块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招，现在想到用这招，沙子没得了。呆老爷更加着急，就在马路上滚住滚住，贺天如啊，我真呆呐，我要什么五毒飞沙，马路上的塘灰不是呱呱叫吗？就地取材，也能代替呔。

对,打定章程之后,手把袖子一撷,在马路上抓了一把塘灰,来到张雄对面。

呆子想到了,不能玩阴爪了,再玩阴爪,这扬灰存不住,在路上就失落了。两手改成一对凤眼。扬灰夹在掌心,他个子矮,把自己脚后跟垫了,两膀举高了以后,对准张雄左右太阳穴打来,这个叫“日月双轰”。

张雄望望,你这个小东西,打了半天猴拳,玩不起来了,你不要以为在地上滚就有用。我有数,你能瞒得住我吗,你现在滚不起来了,跟我玩打洪拳。你要谈到打洪拳,错到我这个地方了。我的洪拳,不是说大话,比你高得多了。看得这一招打过来了,张雄不慌不忙,双掌一合,合掌挡胸,插上来之后,就准备封他两条膀子。他才插上来准备封他两条膀子,呆老爷“哎”,把双拳朝下一平,右手放到怀中一送。张雄个子比他高上一半呢,一个九尺多,一个五尺不到,他以为呆老爷把拳头杵到自己怀头来了。

张雄低头望望,这小矮子做什么坏事呀,上头没得进门,杵到我怀头做事呀?正好低头来望,呆子手往怀里一放,捏了一把塘灰,对准张雄的面门一洒,张雄想让也来不及呀,他正在低头望的时候,塘灰飞进了自己眼里。“哎嗨嗨!”收手回头揉眼睛。他把手收回,揉自己的两只眼睛,手才靠到眼睛,还没有揉呢。

张雄一想:不好。这小矮子和我打得行行的,突然把我眼睛给迷了,怎么回事啊?坏了。我虽然不会打猴拳,但我知道,猴拳最后一招叫“飞沙遮日月”,伺机偷桃,这小矮子要来偷桃子了。那怎么办?

现在两只眼睛被迷住,不晓得小矮子现在情形,眼睛又不能睁开来望,望,也望不清楚,而且也睁不开来。张雄当时就准备了一个吸子偏裆,先把裆下吸上去。裆下还能吸上去?这在有功夫的人中并不稀奇。这张雄想到此处,吸子功夫上来了。不能说张雄没本事,人家张雄手才靠到眼睛,就想到了,但是你快,呆子比你更快。这个东西打起来,聚精会神,这边塘灰才离了手,他就关注裆下事了。当张雄还没有把手往上面挡眼睛时,他就先过来,用右手朝外一伸,死劲往裆下用力。哎!一把抓,张雄想吸都没有来得及,这个小矮子来得太快了,右手接着—伸,一把抓住了之后,大拇指一伸,就在四个手指上一捻。呆子打猴拳,练指头的功夫。铁板都要摁五个瘪塘,你就在那张雄裆下最软的地方,被他一捻。噫,手再带回头了,张雄“哎哟”两个字一个都没有喊得清楚,仰面朝天,往下一跌,裆下鲜血直流。

张雄送了命了。呆老爷一望,“嗨耶,呵——”,猴拳学过了,这一招从来没有用过,今几个头一次用,居然成了功了。

三呆子将手收回,一闻,唉,这味道还不大好闻嘛。再抬头一看,有个人在等了吃呢!哪个没出息的吃这个倒头东西?不是旁人,正是魏川。魏川怎么想起来吃这种东西的?魏川不是要吃这种东西哎。

魏川看到马路之上张雄那么大的个子，竟被小矮子打死了。魏川感到奇怪，“呀！”嘴张多大的！他正好嘴张住，呆老爷一望，你要吃呐？你要吃，我就请你吃吵。手一松，摔了过去，准头正好，不偏不歪，正好摔在魏川的嘴里。

张雄死了，没牙虎老太望着。你个呆东西呀，你今儿个能够把张雄打死了，你等于立了一大功。说老实话，也不简单。你要不是猴拳最后的一招，跟张雄打到临了，能不能取胜，还没有多大的把握。来来来，关照手下庄汉，把三老爷喊家来休息。

庄汉在帐篷口一喊，呆老爷一望，台上又没得人下来，只好咬住牙齿，掉脸回头。跑进帐篷，走到老太旁边。“老婆婆，我来见老婆婆，复命交差。”两手一抬，两手一推，送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因为看见了他把张雄打死了，老太高兴呀，把个头偏过来，迎住贺天如。他手上什么倒头东西，味道怎么这么难闻的？待老太一问，呆老爷马上去洗手，好好洗。

现在马路上面还有四对，这个四对，实际上只有一对最关键。哪个？头一对飞毛腿洪刚和小孩子崇元。第二对陶文，是暗中保护小兄弟下场的，跟任奎是闹得玩的，假打。第三对陶武，是为了马上跟哥哥一起走的，也是假打。第四对景绶更好，当成练习，来玩的。

老太估计得不错，小孩子并不吃嫩，没有在经验上吃洪刚的亏。第二，他金钟不漏，真正的童男子，在体质上，骨子里体质要比洪刚强。再加上他打的是小架子拳，上下颠拿，用劲不大，四两拨千斤。洪刚大架子拳，反而费劲。虽然小孩子技艺比洪刚高，但是洪刚久闯绿林，老练，久经江湖，武艺高强，经验丰富，谅你个小孩子也进不了门，所以崇元暂时也取不了胜。

洪刚抖擞精神，与小孩子斗。崇元着急了，两个妹妹取胜，两个出家人取胜，呆子也把那么凶的吊死鬼都打死了，现在剩下来四对他也清楚呀。另外三对，我家是稳胜的了，就剩我这对了。那怎么办？下点儿辣手，要他的命。下什么辣手？凭自己的功夫，暂时还取胜不了洪刚。那怎么办？有了！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只有用自己的暗器伤他。

小孩子有暗器？有。这个东西叫密箭，竹子削起来的，雪薄。后面是个滑头子，的滑。前面是个针头子，雪尖，比针尖还厉害。打的时候，手面要有点功夫，把四个指头朝里一环，中指伸直，就像是一把弓，把密箭夹在自己掌心，然后用自己虎口底下这块硬的地方，用劲一顶，密箭就打进去了。手指指哪块打哪块，百发百中，不作兴走手。打人什么地方，一般来说，是打人的鼻孔。这从鼻孔穿进去之后，穿过天庭，刺破脑膜，要人的命。这么削尖的东西，非送命不可。

小孩子有这个东西呀？怎么不早用的呐。早啊，早不敢用。为什么道

理？一则今几个来教场比武，精拳斗手，不准带家伙。家伙都不准带，还能用暗器伤人吗？用出去被人家识破了，用暗器伤人，这一辈子声名就干干净净了。

不过这个还是其次，最主要的一点，生怕自己今几个用密箭伤了洪刚之后，被帐篷里面的母亲焦氏老太看到，家头一顿打，自己这条小命难保。

老太这个人一辈子都不用暗器，她最恨人用暗器。她一嘴的牙，就是年轻时被毒镖给人家害掉的。所以她恨死了暗器这样东西，她何能教自家儿子这样东西呢？

那小孩子怎么学得来的？又是跟哪个学的呢？

崇元从小十几岁的时候，在家头，打拳练功，跟老太学得来的。邻庄有个小朋友，也跟他年龄差不多，过去山东三十里一个庄，五十里一个寨子，互相之间，经常来往，而且基本上各有各的本事，各有各的玩意头。

这小孩子和崇元处得好，两个人就像小弟兄一样，“崇元啊，听说你母亲有个焦家拳，呱呱叫。来呵，你能教我们几招，我们学得玩呀。”

“教你几招？行，就教你几招吧。”教了他几招，学得玩玩，哪晓得这个小孩子发现焦家拳比他以前学的拳棒功夫讲理，以巧取胜，还想再学。说：“崇元啊，我本来学你家焦家拳的，光我跟你家学，就不讲道理了。这样好不好呢，我也来教你几拳，我们交换吧。我家拳棒功夫，哪一样都比不上你家母亲，但是我家有样东西，从来不外传，连姑娘都不教的，叫密箭。”

噢，当时崇元好奇，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着玩玩。这个小孩子把了密箭给他，家来练密箭。但是崇元也清楚，母亲焦氏老太这个人，最反对人家用暗器，最恨人用暗器。他当面不练，白天都与老太一起，什么时候练呢？等到晚上吃过晚饭，跟老太告别，回到自己房间，小孩子练了。哪晓得到底是小孩子，才十几岁，他的心血是足的，睡眠是个好的。由打练到这项东西之后，小孩子早上稍许起得迟了一点个，往常都是老太与他同时起身，老人家打九根半菊花桩，小孩子打五根梅花桩。哪晓得小孩一天迟不要紧，两天一迟、三天一迟，老太问了：“你怎么这两天起迟了的？”

“母亲，孩儿大意。”

十几岁的小孩子，他都接二连三地大意了。老太不跟他啰唆了，晓得有玩意头了。

这天晚饭过后，小孩跟她告别回房休息，等到他走掉了，过一刻工夫，老人家飞身上屋，到崇元住处，飞身下来一望：要死，窗户是烁亮的，里面灯光点得不少，人到窗封脚下，套住窗户纸破的地方，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里面一望。要死！只看见小孩子在房间里打拳，练功。

老太一开始都舍不得呀，不过老太再注意一望，不对，这个小东西打拳

就打拳，练功就练功，跟个草把人子拼什么命呀？看到板壁上有个草把人子，也有崇元这么高的个子，也穿的崇元的衣服，七窍俱全，就像个人站在那块。

老太就注意望了，看得小孩子打得行行的，口袋里突然掏了样东西出来，手一松，打进了那草把人子的鼻孔。小孩子虽然练的时间还不长，聪明，十指当中已经有三五指打中了，老太看了以后，气啊，不多说，先回到房间睡觉。

第二天等到小孩子过来请安。“儿子，今几个怎么又迟啦？”

“孩儿大意了。”

“大意了？你这晚上回房间不睡觉，跟草把人子拼什么命呀？”

不好，晓得母亲看出来了，不敢说谎。母亲，如此如此。

“甘为你老实，既然把话说明了，这我也就不怪你了。我们家不准练这项东西。掏出来，给我掐了烧掉了，不准再练。”

小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掐了烧掉之后，过向时又遇到这个小朋友了，问：“崇元呀，你这个密箭练得怎样呀？”

“还怎么样呢，就差点个被我家妈妈打死了。”

“你这个小孩子一点个不聪明，你每天晚上练那么长的时间干什么事？你练的时间一长，早上起得迟，你家妈妈就发现了，你每天到房间里练一点个工夫，早点睡觉，早点起床，你家母亲就不晓得了。而且这项东西，你不能三个月练成了的，一年把它练成也行。练成了功夫以后，摆在你身上，又不跟你耍饭吃。将来你闯荡江湖，以防万一，自己保保身，也是好的哎。”

“嗨！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不过全掐了烧得没得了。”

“烧得了要什么紧吵？我再把你一口袋。”小孩子这次家来练，注意了，吃过晚饭，练一下功夫就睡觉，早上一早就起来了，一天早，两天早，日日早，老太一望，儿子不练了，如果练了这样东西，不会天天早的，岂不晓得崇元已经练成了功夫，带在身边。

昨几个晚上在天官府，崇元睡在床上还想，明天教场比武，带不带这项东西。不带做什么，教场比武，难说得很，假使遇到本事比我好的，我才十八岁的人，当真死在人家面前？带！以防万一。

所以带得来了，想到自己的功夫，暂时没法向洪刚取胜，不如拼死用密箭。就是我把洪刚打死了之后，被母亲发现，母亲把我打死了，人家不晓得哎。人家只晓得我教场比武，毕竟把洪刚打死了，我取胜了，我这个声名还是在的。想到这个地方，小孩子下定决心，用密箭！

掉过脸来，趁换气的功夫，洪刚当然也掉脸换气，两个人到哪里知道，两个人是背对背，小孩子手拿了一支密箭，夹在手中，回过身来，再跟洪刚对

面，一对凤眼认准洪刚太阳穴就打，“魏家教习，着打！”

密箭扎在掌心里，洪刚伸手来招架，他才把个手抬起来，小孩子就接斗把手朝下一伸，到掌中虎口底下硬的地方，把密箭一顶，这支密箭打出去了。这支密箭，打哪块？打到了洪刚的右鼻孔。

洪刚怎么样？他看到小孩子把拳头送到自己的怀里头，在那里望他，正好他看到小孩子这支密箭打向自己。小孩练的时候，百发百中，不作兴走歪的，照这样说洪刚就要朝下倒了，就要送命了。

哪个说的？洪刚没有栽。啊，已经打进去了，穿天庭，刺破脑膜，这个人非死不可呀。洪刚什么东西做的？削尖的密箭打到脑子他都不在乎呀？如果真正打进去，穿天庭、刺破脑膜，那洪刚是非死不可的。小孩子今儿个这支密箭准头是呱呱叫，打进了洪刚的右鼻孔，可惜劲稍微小了点，密箭箭尖子顶在洪刚鼻孔里面鼻梁骨上，箭屁股还有点露在外头呢，这块到哪里死得掉呢？

这个活强盗、大老粗，他只晓得痒得难过，就用两只指头挠自己鼻梁骨外头。“哎”，痒，他在挠了，本来削尖的箭头是顶在鼻梁骨高头，被他这一挠，倒有绿豆大的洞眼了。密箭削尖的顶不住了，朝地下一掉，地下有被他们动手打的塘灰，插掉在塘灰里面，暂时发现不了。

小孩子看到密箭打进洪刚的鼻孔，顶在外面，晓得坏了，马上洪刚一声喊起来之后，不但自己声名玩得了，被母亲知道，性命难保，赶快把自己人朝下跌，一个“枯树盘根”，认定洪刚两条腿一把抱住。

洪刚只顾得忙上头，没有顾到底下。洪刚也晓得有样东西呢，再低头来找，找不到了。这个小东西，打得行行的，什么东西塞到我鼻孔里了？他准备来找这项东西，就让你找了嘛。小孩子一个盘根，抱住他两条腿之后，加上头，一头拱。哎，洪刚站不住了，仰面朝天倒在马路之上，直手直脚。

小孩子看到洪刚人朝下栽倒了，赶快身体一晃，人朝起一站，左腿站立，右腿抬起，右脚猛在他裆下一脚踩。这一招也有个名字，叫“杀人灭口”。

洪刚腌臢呐，这个小东西，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塞到我鼻孔里头，如果不是这个，我怎么会被他撞倒？而且这一脚踢在裆下的致命所在地，自己性命难保呀。这些地方就是洪刚经验丰富了。睡在地下虽然是直手直脚的人，看到小孩子这一脚踩过来，赶忙把自己双手在地下一撑，两个脚后跟在地下一蹭，为武叫这一招“地蹦”。

蹦下去多远？蹦下去三丈。洪刚还能蹦三丈？打到这时候，体力着实消耗得不少了，如果一招不打，叫他睡在地上蹦，真能蹦四丈多远，这刻能蹦三丈是着实不错的了。只要小孩子不追，他蹦过了之后，落下来，身子一滚，手一捺就可以站起来了。